春秋分記

三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八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六

頃公　定公

出公

頃公

謚灋慈仁和民曰頃

名去疾昭公子昭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滅祁氏羊舌氏於是晉益弱六卿皆大至三十年卒在位十四年

昭公經十有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傳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傳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

經二十有三年春晉人圍郊

經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子朝之難

傳見周

經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傳見內魯

傳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午子訪於司馬叔游叔侯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

祁勝賂荀躒荀躒為於偽切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慭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息淺切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巫臣一君陳靈一子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

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夏姬）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而亡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異也）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謁諸

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師師納敬王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
業者也餘子卿之庶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
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
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
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
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
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

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設由上徹由下）叔向將欲飲

酒聞之曰必駿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下執其手以上曰昔
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
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
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音隳乃力仲尼聞魏子
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舉戊遠不失舉舉賢可謂義矣
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
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魏子之屬）曰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
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
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
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

獻子辭梗陽人

傳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少康後九世君）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

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乾下乾上乾）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其坤䷁（坤下

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墨之博物冬晉趙

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灋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灋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

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為定十三年朝歌之叛

經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傳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定公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名午頃公子昭三十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十一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至哀二十

年卒在位三十七年

昭公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傳見內魯

經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傳見周天王

定公經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大夫以城成周

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不信及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詳見周

傳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觀虎恃其勇也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秋七月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時蔡為楚拘辱請伐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

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襄十六年晉敗楚侵方城）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所建）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劉敞曰晉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使大夫臨之甚矣晉荀寅求貨於蔡蔡人弗與既而辭諸侯會于皐鼬亦無事焉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入郢自皐鼬之盟始也

經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經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傳見宋）

經七年秋齊侯（景公）鄭伯（獻公）盟于鹹（叛晉而盟）

經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傳見鄭衛）

經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傳見衛）

經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傳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鞅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衛與邯鄲好而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范氏側室）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不信）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五子謀（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

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劉敞曰尋傳前云董安于勸趙孟先為備孟不肯曰不欲始禍則始禍者非鞅也可言二臣首禍不可言三臣始禍也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昭十年奔魯遂）

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經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傳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音暮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新注韓非子曰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哀公經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中行氏

經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二年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太子即蒯聵定十四年奔宋故今納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緜詩）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仕進）人臣隷圉免（去厮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棺之重數）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甲戌將戰郵無恤（王良）御簡子衛

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從於釋君助臣為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之臣）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
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功為上
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傳三年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為討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
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經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吉射）使為柏人（為柏人宰）昭子曰夫非

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晉戰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

經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經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傳見衛）

傳九年夏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新注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利以伐姜謂齊不利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

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經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見吳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

傳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必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續經不書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晉公室卑

出公沈約謚法出字有謚人無謚法

名錯定公子哀二十年嗣立明年改元七年哀之二十七年左氏之傳終矣在位十七年卒

哀公傳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

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

呂祖謙曰知伯始見於此知伯初為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然輕敵寡謀正是覆亡之始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齊大夫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扶用切多矣又焉能進是躛過也戶快切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

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傳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乃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衣於既切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罪蓋智伯誣陳子故陳子怒其多陵人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

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

之門鄭人郛鄭魁壘晉人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

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知伯曰惡

而無勇何以為子簡子廢適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對曰以能忍

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其

冀切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

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喪息

浪反

右晉始終春秋凡二十公書卒者十不書卒者

六有故者二定公出公卒後春秋經終自出公
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分晉

論曰王道衰霸政作聖人其有所憂也亦有所幸也五
霸桓文為盛然聖人於桓文抑揚不同如曰晉文公譎
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正相反桓文心迹判焉至
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則以為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予仲則予桓公矣齊介居山東桓公出而會盟北
杏陽穀猶在齊境而幽檉貫葵丘皆宋之地鄄首止鹹

皆衛之地甯毋洮則魯曹之地要以會諸侯而已文公以河東形勢臨之一出而為城濮之戰遂會十國于溫要天王于河陽盟王人列國于翟泉皆近在王畿推其本趣外則挾王室以警列國内則怙威勢以逼天子茲諸正之所由辨也夫諸侯之度守莫嚴於疆土職莫謹於命卿法莫詳於軍制而文公方定大叔之難遂逼取樊溫原欑茅之田其圍陽樊陽樊之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傳者曰晉於是始啓南陽則文公僭

有王土其罪大矣且晉自曲沃伯初命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蒐于被廬遂作三軍將佐皆卿官合而為六清原之蒐增為五軍至景公僭天子六軍之制卿官十有二原其始僭自文公始是以晉國天下莫彊世為盟主馴至平公政在大夫溴梁之會大夫司盟君若贅旒然繼以昭公六卿彊公室卑逮其末也析為韓魏趙而晉亡矣春秋終於獲麟左氏盡哀公之二十七年引而伸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質諸行事深

切著明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備著其始終彊弱之變以為世戒

春秋分記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九　　宋　程公說　撰

齊世本第一

姜姓侯爵其先出自炎帝裔孫伯夷伯夷為堯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封于呂謂之呂侯殷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定天下以功封于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自太公至僖公十三世國在今青州臨淄縣

僖公　襄公

桓公　孝公

昭公　懿公

僖公 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名祿父莊公子立九年魯隱元年至桓十四年辛卒在位三十三年

隱公經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見鄭

經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傳六年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故言始

經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經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新注諸侯參盟於此始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經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見鄭

經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見鄭

桓公經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見宋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宣公胥命于蒲　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見魯

傳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見紀

傳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經十有四年冬十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無傳宋人以齊

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呂祖謙曰方周盛時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皆稟王命也平王東遷無以總合係屬人心諸侯稍有才智自出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僖公謂之小霸非惟政事權謀不可以望桓文當時亦未可以為霸盟于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其後齊衛鄭宋盟于惡曹亦止四國蓋春秋初王綱尚在至王室陵替凡會盟征討天下侯國皆在焉故王

道霸業相為消長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時不如僖公之時傳者論桓公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至則霸業之盛茲王道所以消亡也然僖公小霸如成宋亂又與桓公會以黨簒逆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無非私意云

襄公 謚法辟土有德曰襄

名諸兒僖公大子桓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八年遇弑在位十二年

桓公經十有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公會齊侯于艾傳見許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傳見

內
魯

莊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經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經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為附庸傳見紀）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

經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傳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音的襄公絀之二人連稱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無寵使間公（伺公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彭生事在桓十八年）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刧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齊小臣）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

公說曰齊襄公絕滅天常縱肆人欲甚矣其荒也而曾不知恥安意功名當魯桓之末為奚之戰以爭疆場粤明年乃會桓於濼桓之昏庸信可責矣而襄之罪可勝誅哉未幾桓公有彭生之禍襄公其將何辭於魯也自時厥後姜氏來孫襄公宜亦少愧矣夫何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

又一歲而再會為惡益遠紀何辜也遷其三邑必
使大去其國而後已衛何與也荐興伐之師至
以其寶來歸最後又偕魯圍郕安受其降魯師書
還於秋而無知之禍作於冬矣蕭墻之不謹而動
干戈於外非人欲之蔽而何春秋於魯桓責其昧
齊家之義失立國之道至于殞其身於莊責其忘
父之讎甚母之惡至於徇強國而襄公之過豈復
可掩合而推之彭生之禍與無知之變若同一轍皆

禍淫之明驗也詩於襄公南山刺其淫甫田刺其求大功盧令刺其荒用以見襄公内淫而外暴將及于亡而不自知甚矣其荒也至於敝笱之刺文姜猗嗟之刺魯莊而載驅之刺宣淫皆列之齊國風于以參譏之詩之刺春秋之貶也故予紀内魯既著其事而復采春秋之經列諸齊世本所以著襄公之過而明萬世之戒必觀刺文姜魯莊之詩叙於齊國風然後知余著文姜之事於齊世本之

意云

桓公諡灋克敵服遠曰桓

名小白僖公庶子襄公季弟初襄公立無常小白奔莒糾奔魯莊八年襄公卒九年魯人納糾小白自莒先入是歳改元七年始霸合諸侯至僖十七年卒在位四十三年

莊公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公穀作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

取子糾殺之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子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言管仲治政之才多於傒）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詳見內魯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經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傳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萬弒閔公）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劉敞曰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杜氏曰

齊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非也夫單伯者魯之孤也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彼見春秋記外之盟會無分别主會之人者唯魯公及大夫會之則分别爲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杜氏因為之飾說欲證單

伯使必為周人而委曲承合非解經之體也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請師假王命示大順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劉敞曰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

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末

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伯在十六年十二月七國

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為諸侯上矣

經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

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傳見遂　秋鄭

詹自齊逃來無傳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經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

經二十年夏齊大災冬齊人伐戎無傳

經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議昏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經書公子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公子完為卿辭曰

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恵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七羊切）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　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
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
之否䷋坤下乾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
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
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
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
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

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

劉安世曰物禁太盛盛者乃衰之始也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會鄄）至十四年陳公子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

年歲在庚申田恒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
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

經二十有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十有二月甲
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經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冬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將討衛

傳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冬王使召伯廖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見衛）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傳見鄭）

經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傳三十年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經三十有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

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冬狄伐邢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在二十八年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閔公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秋八月公及齊侯盟

于落姑傳見內魯

傳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二年冬十二月狄滅衛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文公適齊及敗宋

桓公送諸河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僖公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秋七月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

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
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于貫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爲不書所會後也
呂祖謙曰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當時
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威封衛遷邢則
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為夷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之嘆也

秋盟于貫服江黄也楚與國始服齊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公說曰桓公自救邢之師及盟貫之會而還方霸

業隆盛時召陵未會也葵丘未命也首止未盟也

而桓公寵寺貂已漏師于多魚兵事上神密貂則

漏泄之齊之禍蓋兆于此桓公不自知覺管仲不

能正救惜哉左傳先經始事提此一句於僖之二

年用見十七年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經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三年楚侵鄭故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文公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孫南廵狩涉漢船壊而溺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乗而觀之新注楚不興師敵齊使屈完來者以齊是節制之兵故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恵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収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粮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新注見霸者權專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經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傳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鄭伯逃歸不盟詳見鄭

經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遂救許

傳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新城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經七年春齊侯伐鄭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
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
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懷禮不易無人不
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
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會位也子

（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必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詳見周天王）

經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襄公立在喪桓公未葬）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祭事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七十曰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呂祖謙曰管仲相桓公務在正名分觀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覲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然如請隧是也召王是也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一箇學字其它則無此一字矣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

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

晁補之曰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勤遠畧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無會其知遠矣

冬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奚齊之亂

經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

經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

傳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前年晉救周伐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旱麓）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傳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子帶之亂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
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冬十二月會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
不果城而還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秋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卞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易牙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蘇轍曰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

孝公 謚法協時肇享曰孝

名昭桓公子僖十七年桓公卒豎刁立無虧明年宋襄公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孝公即位改元至僖二十七年卒在位十年

僖公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無傳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

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

齊桓公

經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十九年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

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呂祖謙曰觀陳穆公欲脩桓公之好使孝公有志

復興伯業甚易惜其不能也

經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傳見宋

呂祖謙曰宋襄會諸侯孝公俯首而會之及宋敗便興師伐之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

傳二十六年春齊師侵我西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傳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

昭公諡灋聖聞周達曰昭

名潘桓公子僖二十七年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之明年改元至文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年

僖公傳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夏四月狄侵齊因晉喪也文公卒冬公如齊且弔有狄師也詳見魯內

文公經四年夏狄侵齊無傳

經九年夏狄侵齊無傳

經十有一年秋狄侵齊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十四年子叔姬妃（音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兄惠公）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

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劉敞權衡曰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

懿公諡法行見中外曰懿

名商人桓公子文十四年弑昭公子舍而自立明年改元至十八年遇弑在位四年

文公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夏六月單伯至自齊秋齊人侵我西鄙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也夏六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冬十一月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執王使伐無罪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弒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詳見內魯

傳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十月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主偷必死詳見內魯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秋公子遂

叔孫得臣如齊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

死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齊懿

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

刖之而使歜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

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

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謝齊來會葬魯文公

春秋分記卷五十九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